

大宅门里，原本是温馨和睦，却成了丈夫妻妾间勾心斗角是非地
人生如戏，世情冷漠薄似纸，家族兴衰荣辱换来夕阳里一声叹息

京华烟雨 冷画屏

张慧◎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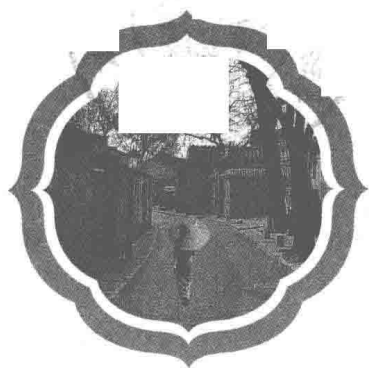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张外信

京华烟雨
冷画屏

张慧◎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京华烟雨冷画屏 / 张慧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063-9602-8

I. ①京…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2011 号

京华烟雨冷画屏

作 者: 张 慧

责任编辑: 韩 星 杨新月

装帧设计: 刘红刚

封面题字: 俞胜利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450 千

印 张: 25.5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602-8

定 价: 4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俞胜利

四十年前我有幸成了本书作者张慧老师的学生。

那时，张老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戏曲组的专家。领导把我分配给她，让她带我这个新人。

张老师为人谦和，易接近，一口京腔京韵，属于话不多不少那种知识分子。

张老师的工作能力与才华是在逐渐的工作中显现出来并一次次惊着我了。

首先是她惊人的记忆力。中国戏曲京、评、豫、越等地方戏好几十种，剧目更是不计其数，每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量的各类戏曲节目的播出都是由十多个编辑编辑出来后交张老师复审。我一次次发现，只要打开机器，只听一句唱腔，她就能知道是什么剧种、哪出戏、谁演唱的，这让我惊叹不已，敬佩不已。我跟一个老同志说：“张老师简直就是中国戏曲的活字典！”那位老同志说：“对！对！你形容得很准确！”

除了记忆力超好，她的文笔也是清丽简约，诗词歌赋无一不通。尤其是她写文章，从不打草稿，一向是一挥而就！

《京华烟雨冷画屏》是张老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她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小白玉霜》（第二部是《喜彩莲》），写的是评剧白派艺术家小白玉霜坎坷的艺术道路。与那些华丽、俏媚的流派不同，小白玉霜的唱腔是以哀婉、内敛，长于刻画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而著称（大概类似于京剧界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程派），深得知识界的青睐和推崇。

对于中国戏曲，张老师了如指掌，尤其精于评剧的白派研究，这跟张老师的情趣修养不无关系，当我拜读了这部《京华烟雨冷画屏》，我才感

到，这两部作品都饱含着张老师深深的情愫与思考：对旧时那些年龄不同、出身不同，命运却大体相同的妇女，她们是男人手中的玩物，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饱含着对她们不公命运的不平与不甘！既有对她们的同情，也有对她们不独立、不自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这些情怀和思想无疑是延续和继承了上世纪初以鲁迅、巴金为代表的文化先驱们的启蒙意识和批判精神。

《京华烟雨冷画屏》写了这些女人的命运，自然离不开掌控她们命运的男主人公葛家大老爷——葛韵清。这位旧时商界的精英，凭着他的精明和天赋，在京都商界游刃有余，但老祖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旧俗和其放纵的肉欲一并掺杂，使其妻妾成群。这些新社会里陌生的现象，在旧时却是一个成功男人的标志性爱好，似也无可厚非。不同的是，他对女人的把控拿捏，手段十分独特。他似乎深谙“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句俚语的成因并难以预测掌控的后果，所以他从不在一地娶一房以上的女人，也从不把十几房妻妾聚在一块儿，都是随着他生意的铺展而安排在各地，另置宅地，这一手还真是避免了前人诸多的麻烦。

倘若按旧时标准，这位葛家大老爷应属成功人士。他的经商之道、为人处世、道德伦理等等，都有着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对他是与非的评判自是不可或缺，但我更倾向于首先应该客观真切地展示出来，然后再客观公允地评判，因为任何人的成长和成功都离不开他所处时代土壤的供养和局限，脱离这些给予文学人物任何的拔高和贬抑，都是一厢情愿，难以服众。当作品的轮廓已不似那个时代时，你的劳动都是徒劳的，失败已是自然。张老师对葛韵清这个男主人公的定位与分寸得当的刻画，我以为更有意义，更有历史价值、文学价值。

此外，张老师在故事的讲述，事件、情节的选取，矛盾冲突的设置等方面都颇具特色与功力，有那种端起书来放不下的阅读快感，尤其对旧时、旧事、旧人、旧式生活、习俗、时代变迁时许多征貌的精彩描写，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和价值。

2017年5月于北京

自序

说不清从哪年开始就有一群女人的影子在我眼前晃动，她们有些是我熟悉、认识或听说过的人。幸运的、可恨的人少，可赞的、可怜的人多。我很想为她们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只可惜操劳在工作岗位六十年有余，一直腾不出工夫认真想，更别说做了。直到2011年春，得悉患了重症，才不得不停下来居家养病。三年后医生收回了只能活半年的判断，病情进入了恢复期，才从2015年年初打开计算机敲起了键盘。孩子们笑话我单手打字像个蜗牛，但我自得其乐，慢慢悠悠敲了二十个月，一部四十万字的故事被我敲出来了，我挺得意。

有些熟人看见故事中有的人物与我同年，有些经历与我相似，怀疑这是我的自传或家族史，我在这里坦诚回答：“绝对不是。”我承认其中若干人物确有生活原型，但绝未照搬，而是经过加工，重新创作的“人”。

本故事的立意是鞭笞不劳而获、损人利己、谋财害命、淫乱胡为等败类；歌颂自学成才、自强不息的成功人士。特别是那些坚守各自岗位，无声无息奉献，却没有入团、入党的普通群众。记不清是哪位领导人说过，大意是共产党人是先进分子，而他们只有八千万，不及全国人口的十几分之一。他们是带头人、是中坚，但那十三亿多普普通通的人则是不可或缺的基石，没有他们的默默支持、无私奉献，实现美好的中国梦将是一句空话。可能由于我就是个普通群众，听来感到非常亲切。我在故事中把这个意思通过党组书记的口说了出来，以慰大家之心，应该无甚不妥。

故事写完不等于就能和读者见面，一则现在纸质图书出版困难，二

则是我以前的书籍都是应出版社之约，遵命写完交出即可，因此没有投稿经验，不晓得途径、手续。

作家出版社接受了此书稿，即将付梓，就让我带着感激之情让这篇自序与读者见面吧！谢谢出版社不吝给予无名的我机会，谢谢读者能耐心看完此书！

初写于2016年12月7日

补白于2017年5月28日

目 录

序.....	001
自序.....	003
楔子.....	001
第 一 章 三寸金莲懵懂客.....	005
第 二 章 坐井横生君王梦.....	014
第 三 章 舞厅邂逅双丰收.....	022
第 四 章 樱花树下薄幸人.....	030
第 五 章 官场铄羽商路畅.....	036
第 六 章 李代桃僵纳美妾.....	044
第 七 章 襁褓孤女入葛门.....	053
第 八 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	059
第 九 章 正宫国母摄政王.....	065
第 十 章 群芳竞艳美画屏.....	072
第十一章 明波暗流频涌动.....	082
第十二章 蜂蝶闹时险象露.....	091
第十三章 船到江心补漏迟.....	099
第十四章 错遣小鬼管判官.....	108

第十五章	无端祸事从天降	117
第十六章	仓促应对埋祸患	123
第十七章	初试水忘乎所以	131
第十八章	再陷寒塘吞钓钩	137
第十九章	强出头再次“出墙”	142
第二十章	鬼魅联手“仙人跳”	148
第二十一章	阳奉阴违戏中戏	152
第二十二章	投石问路路不通	158
第二十三章	巧抛“悬疑”换自由	166
第二十四章	效仿梁山排座次	175
第二十五章	后庭博弈序幕启	181
第二十六章	待分飞情意犹存	189
第二十七章	双刃剑两败俱伤	195
第二十八章	一样女人多样情	201
第二十九章	天涯何处无芳草	210
第三十章	小妖迷倒痴唐僧	217
第三十一章	伊人远去空遗恨	226
第三十二章	两院女人两重天	235
第三十三章	雏凤练翅待凌空	240

第三十四章	国破难容少年狂	247
第三十五章	自虐自救图自强	254
第三十六章	国难时期多祸事	264
第三十七章	离群孤雁放单飞	273
第三十八章	勇者何惧生死关	282
第三十九章	争自由避祸离京	290
第四十章	福兮祸兮何所倚	296
第四十一章	棋子奈何变弃子	302
第四十二章	阴晴悲欢来复去	308
第四十三章	曙光乍现迎春暖	316
第四十四章	初春遭遇倒春寒	325
第四十五章	错把孽缘当良缘	335
第四十六章	商榷凄凉哀哀去	341
第四十七章	祸害缠绕几时休	347
第四十八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	355
第四十九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361
第五十章	良人现身天破晓	370
第五十一章	喜事连连新起点	379
第五十二章	拨云见日艳阳天	387

楔 子

这里讲的是一个以女人为为主的故事。

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余年历史的泱泱大国，本该事事走在世界前列，只可惜自进入封建社会以来，一直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另一半的女人只是陪衬。除了为数不多的大善大恶、大雄大奸的女性曾留名青史之外，绝大多数的女人都生活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无人重视，毫无声息地了其一生。当然她们中也有个把人虽非感天动地，却也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些许印记。这里要说的几位，也许是十几位，她们都是名门大户葛三多家的女人。

要说葛家女人的故事，葛家男主人分量占得自然不少。因为葛家所有女人的命运，无论亲疏，都与这个男人紧密相连，她们的悲喜愁怨都拜他所赐，因此故事还得从他说起。

葛三多是这个男人的绰号，他的本名叫葛韵清。这个名字只是在生意签约、买卖房产等正式场合使用，平时没有多少人记得。此人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曾是京华胜地以及津、冀、晋地区数得着的商界精英，可他的大号却不如他的绰号传得广，不说是家喻户晓，也是远近闻名。这可能是市井小民对花边新闻、绯闻逸事的兴趣甚于经商之道所致。

葛三多绰号的由来，缘于人们风传葛家有三多——买卖多、房子多、女人多，而且多得别致：买卖多，不扎堆儿；女人多，不成群儿；房子多，不连片儿。一切的多，都不显山，不露水，透着那么一股子神秘劲儿。

先说葛家的买卖多：葛韵清是开烧锅（酿酒厂）、经营席箔业起家，每个点规模都不大，可数目不小。开头是在河北的中等城市，很快就在古

都京华扎下根，随即发展到天津以及山西的部分地区。经营的项目也逐步扩大，基础虽然还是烧锅，其他的那可够得上是五花八门，土洋兼备；北京有银号、饭庄、肥皂厂；天津有舞厅和西餐馆；不少地方他还都吃着瓦片（倒卖房产），等等。各地的企业分别由多人打理，各自向他本人负责。因此，没有人详细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厂房铺面，更无法了解他的资金底数，他的发家史始终是个谜。

葛家的房子多是顺势而成；葛韵清本来就倒卖房产，入手的房子或卖或留自然随葛先生所欲，这是其一。

其二则是葛家的女人多有关联。葛家的女人多，既是葛韵清的骄傲，更是葛韵清的遗憾。几十年来，他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挣得家财万贯，富甲一方，足以令他志得意满。然而，回到家宅他就只剩下个不满意，原因是人丁虽不算不旺，偏偏却是膝下无儿。在清末民初那个历史阶段，中国人还不懂得，中国男人更不承认生男生女的重要基因在于男人，而是把没有子嗣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了女人。女人为此受到公婆、丈夫虐待羞辱似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甚至有的女人还为此丢了性命。葛韵清读过诗书子集，留洋学过政经，当然不可能迂腐至此，他采取的是一种富有个性的对策——纳妾。他十五岁结婚，妻子进门三年连生三女，此后就没了动静，于是他以此为由不断地纳妾。只可惜他的姨太太娶了一房又一房，结果还是只弄瓦不弄璋，女儿生了一个又一个，一水儿的丫头片子，葛家成了名符其实的“瓦窑”、女儿国，大小小一群女人围着这唯一的唐僧——葛韵清打转转。

葛家女人的数量和葛韵清的企业一样，依然没人说得清，因为他的姨太太们不是共占一块地儿，而是被他分置各自的犄角旮旯儿，彼此互不见面，一切皆由他本人安排，亲自管理。葛韵清虽然在商界出尽风头，却不爱凑热闹。出门不喜欢住店，吃饭不喜欢下馆子，解决的办法是到处置家。在那些商业网点较多，生意或特好或特不景气，需要他不时去关照一下的地方，他就在那里安个家。买或盖所十来间房的院子，娶房姨太太伺候他的起居膳食。

还有一点在常人看起来很特殊的做法，那就是这些房子的契纸上写的都是当地姨太太的名字。这类葛家小公馆的一应开支用度都由当地主要商号供应，起止日期和数量全凭东家他大笔一挥。一旦这里的买卖撤了，或是东家老爷对哪位姨太太失去兴趣，不再光顾这个“家”了，这位姨太太的身份就此终止，去留随其自愿，生活费用则不再供应。如有孩子，只要

不改嫁，钱粮照发，一个子儿不差；如嫁了，孩子或带走或留下，也随其自愿，供应自然全免。

葛韵清自定的这些规矩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可前头有车后头有辙，他就这么办了若干个，不知是不懂还是不敢，居然从无一人跟他闹过纠纷，打过官司。他娶姨太太（包括一位日本女人）时没有手续，散时自然也无须了断。她们名下的房产就是他留给弃妾的赔偿金、生活费，这就是葛韵清处理身边女人的原则。他自诩绝对对得起她们，从无半点愧疚与不安。

这种情况，就造成葛韵清的女人进出无定时、无定数，更无法排序。除了原配夫人称太太，姨太太们都冠上地名作称谓，如北京姨太、天津姨太、安州姨太、山西姨太，等等，拢共数目是多少葛韵清自己从没仔细思量过，旁人又怎么能算得出？传来传去，说几个的都有，一来二去，好事者又给葛家送了个绰号“一打半”。一打半是十八个，其实这并不是实指葛家真有十八位姨太太，只是形容数量不少而已。葛家的女儿算是有数的，一共十三位千金。可这里头又掺着杂使着假，真正属于葛家血脉的尚不足十人。按常理，买卖人凭的是一买一卖，算的是一进一出，数字上该是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可偏偏这位大企业家葛韵清家的女人就是这么说不清道不明，很难理出头绪。

第一章 三寸金莲懵懂客

事有千头万绪，总有开头第一章。要说葛三多的女人自然得从他的第一个女人起始，这个女人就是他的结发妻子、大太太费大丫——费慧惠，一个扭着三寸金莲踏进葛家门的乡村大妞儿。

费慧惠娘家在葛家邻县的费家屯，父亲是当地的土财主费老五。费家几辈没人读过书，全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只知道种粮食，收粮食，卖粮食，然后再买地，再种，再收，再卖，如此周而复始，到费老五这辈儿已是拥有三百多亩良田的殷实富户。只可惜也是膝下无儿，年近半百才得了个闺女，爱如至宝，直养到二十岁还舍不得嫁出去。可在那时的农村里女孩十五六岁出嫁，十七八岁抱孩儿才是正常，二十大几了还在娘家就会招来非议，甚至怀疑是因为闺女身上有赘儿才嫁不出去。很快，费老五还真的听到了风言风语，老头儿这才着急忙慌地给闺女物色女婿。

还好，没几天他就从一个在外乡教过私塾的老秀才那儿得到信息，邻县的葛家庄有个叫葛韵清的男孩是有名的奇才，现时尚未定亲，简直就是老天给他预备下的好女婿。老秀才说起葛韵清来是滔滔不绝，十分得意，因为那是他教过的学生啊！他告诉费老五：葛家倒不是什么名门世家，当家的是个乡村“看牲口的”（兽医），名字叫葛明理，本算不上什么尊贵人。但是这葛明理为人忠厚老实，给牲口看病，不仅收钱公道，家里有困难的还少收或不收。其实，他是懂医道的，只是他认为给人看病性命攸关，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害人害己，不如看牲口安全系数高。但是，如果真的有问题人找上门，他也不拒绝，不仅悉心诊治，诊费还随意，不定价。

葛明理尤其擅长捏积，治疗消化不良效果非常好，小孩捏积，一律免费。有一回，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倒在街上，他不理会别人的劝阻，硬是把

那人背回了家，抢救了几个昼夜，终于留住了那人的性命。此事在十里八村传成佳话。久而久之，乡亲们都以村里有这样一位好人感到脸上有光，就由那获救的病人挑头，集资给葛家送了块善人匾，葛明理落了个“葛善人”的尊称。

葛韵清是葛明理的顶门儿子，从小长得体面，大高个儿，方圆脸儿，一对大眼睛黑白分明，炯炯有神，从小聪明乖巧，人见人爱。说话比较晚，大点了也不善言辞，脑子却非常灵光，不到六岁就进了私塾学习。他不仅爱读书还会读书，几年之后，当地的教书先生几乎没得可教，也没法教他了。葛明理就把他送进保定府的洋学堂学习。结果，他去了不到三个月就背着一大包袱书本回来了。原来是他认为自己除了会打算盘，其他的数理化知识全没有，进小学、上中学都不合适，更重要的是他嫌在外面连吃带住花费太大，不想给父亲增加负担，他买了不少课本，找了许多讲义，准备自学。他还交了几个热心的同学朋友，答应按时把每学期的考卷寄给他，让他自己答题，自己评判成绩。父亲听着有道理，就随了他。于是，葛韵清开始了他悠闲自在的自学生活，而且，每学期的考卷他都能答个八九不离十。这样的孩子谁不夸他是奇才啊！

费老五得知这些如获至宝，回家就让老伴给闺女透了话，不料想闺女比他还了解葛韵清，说不少女孩早就风传这个男孩是个人尖子，以能嫁给他为荣，都盼着老家儿早点去提亲。她早就下了决心，非他不嫁。听闺女一说，费老五更慌了神，生怕被别人抢了先。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派人赶着大车，以给大牲口看病为名，把葛明理接到了家里。客人一进堂屋，费老五立即招呼闺女出来给葛先生敬茶，还特地告诉葛明理，他的闺女没大名，小名叫大丫儿。又说自己不识字，起不出好名字，希望葛先生将来给改一个。葛明理莫名其妙不好搭腔，就开口问牲口，费老五摆手拦住葛明理的话头说：“咱们今天不说牲口只说人。”不管葛明理如何反应，就单刀直入，开口为闺女求亲。葛明理毫无思想准备，也没见过这么不讲礼数的人，哪里有不请媒人，当爹的亲自为女儿说媒的？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他客气地敷衍了几句，推说得回去和老伴、孩子商量，就匆匆离去了。

这费老五虽说没文化，可脑子好使。他跳过媒人这一层，是为了不露风声，抢占先机，不给竞争者留空子。他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非做成这桩亲事不可。看葛明理推托，他决定穷追猛打，不给葛明理喘息的机会。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亲自带队赶着六辆装满粮食的大车来到葛家，进门就摆明态度，他是为求亲而来。这六车粮食是一半嫁妆，过门的时候再送六

车，金银首饰不算，外搭两个陪房丫头。他还说：“闺女你已经相看过了，儿媳妇已经见了公公，没法嫁别人了。我闺女是个烈性人，闹不好，会出人命的！亲家如不答应，我就在这儿跪着，永不起来。”说着扑通一声跪了个头着地，再不抬起。

葛明理敦厚老实，面对这么个不按规矩办事的土财主一时竟不知如何答对。其实他这些日子也正在考虑为儿子娶妻的事。起因在他自身，媳妇自打生了韵清之后，又生了个儿子，没出满月就夭折了。此后，一连生了仨闺女，现在又怀上了，有经验的稳婆（接生婆）给他透话儿，可能还是女孩。他觉得只一个儿子人丁太单薄，自己媳妇不争气，不如早点给韵清娶媳妇，让儿子给他续上隔代香火。

他知道儿子心高志大，不是池中物，早晚得飞出去，不是上府，就是进京，现在缺的只是机会和打点门路的银子。他得在短期内完成两件事：给儿子娶媳妇和为儿子筹银子。如今费老五硬求亲，本是瞌睡送枕头的大好事，但是他不敢贸然答应，因为他更清楚葛韵清读过古书，学过洋文，万一不接受他的包办婚姻，他岂不两头为难？现时他眼看着跪地不起的费老五简直无所措手足，连个整话都说不出，只是嘴里连连“别……别，请起……请起……”，直往起拉人。费老五觉得总趴着也不是个事儿，顺势爬起来坐下，和葛明理认真地细谈。葛明理此时看清楚费老五确是一片爱女之心，非做成这门亲事不可，也就推心置腹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和顾虑。

他告诉费老五：“现在孩子不在家，去保定府了。那边有几位热心的老师很关照这个自学成才的学生，愿意给他单独出题测测成绩。前天刚走，七八天才能回来。和你做亲家，我是没意见，闺女不错，这么实在的彩礼也实在难找！只是这个孩子特有主意，不和他商量，我不敢贸然作决定。”

费老五听葛明理说得诚恳，也掏心掏肺实话实说，两个人本着互相体谅的精神，思量解决的办法。费老五看出葛明理对他家嫁妆的分量很重视，估计他正需要一笔资金做点什么，老头儿认定这是个突破口，赶紧拿这个做由头表明态度：“老兄弟，你看这么办行不行？我立即把带来的六车和后续的六车粮食转运到粮食市场，换成银票交给你，除了办喜事的开销，你若有意打发孩子进京，尽管撒开了办，剩余的钱足够你打点的花销，缺仁缺俩的我还接着给。”说到这儿，他进一步非常动情地对葛明理掏了心窝子：“老弟呀！我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闺女就是我的命。以前一直舍不得撒手，就是怕寻不着牢靠的人家，丫头